



都市女性散文·北京卷

郭红 主编

另一种唯美



另一种唯美

郭 红 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 新登字 002 号

都市女性散文·北京卷

另一种唯美

郭 红 主编

责任编辑：周爱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字数：297,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1900-8}{\text{I} \cdot 1508}$ 定价：15.7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郭 红

郭红，哲学博士，北京商务印书馆编辑。

序：女性的声音

女性写作好像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这个话题四周聚集了那么多的赞美和讥讽，好奇和鄙夷，责难和辩护。我期望有一天这个话题不再敏感，那对于女性和写作都会是一个正常的好的环境。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明白的道理：女性写作仍然是写作，因此评价的尺度必须是文学的而不是性别的。在这前提下，我们才可以补充说：写作的女人仍然是女人，她的女性特征经常会体现在写作之中，她的写作会受到她的性别及她对自己性别的看法的影响。

对于每个作家，都有一个问题存在着：你为什么写作？男作家们的回答通常包含比较强烈的使命感。例如，萨特说，他从记事起即生活在词语之中，他的写作是一种介入社会生活的方式，一种与他人和社会进行交流并对其产生影响的途径。希腊作家纳考斯·卡赞察基茨则把写作看作对抗死亡、对抗毁灭和遗忘的一种方式。相形之下，女作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要轻松得多。弗吉尼亚·沃尔夫很实际地看到，写作可以挣来钱，能成为女性独立生存的手段，并进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她风趣地说，妇女

只要一年有五百镑的收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社会就会产生更多的女莎士比亚，更多心灵健康的女性，更多杰出的诗篇。玛格丽特·杜拉斯则坦言：“我写作并无目的。我觉得我写就是因为非写不可。我不是有所为而写。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写作不需要什么理由，写作就是生活。坐下来，写你想写和能写的东西，这就行了。她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与丰厚的内蕴，都是不事雕琢自然流淌出来的。

在中国当代的女作家中，张抗抗也把写作看得十分平淡与实际，她认为女人爱写作，与女人爱说话，爱做女红，爱做梦等一样，是女人的活下去的一种方式，是女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梦想式的补充。不过，还有一些女作家却持有相当浪漫的写作观，醉心于通过写作来赋予生活一种全新的色彩。林白动情地自白：“我有时会本能地、情不自禁地美化经过我笔端的一切事物……使平凡的事物变得不平凡，使不平凡的事物变得更有震撼力。”写作是一种唯美的冲动，她要用笔把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变得完美。杜丽也把写作看作一种可爱的魔法，它能点石成金，能化腐朽为神奇，因为“通过写作，一切都可以重新安排，犹如经过奇妙的化学反应诞生出新的物质一样，破败的现实焕发了诗意，痛苦和不幸也闪耀出美丽的光辉”。

丰富生动的感觉是女性的财富，有才华的女作家往往善于准确而细致入微地表达它们。女人的感性即使对于文字也有一种融化的力量，于是从层层叠叠的文字中，我们可以不那么费力地分辨出女性的特别气息。女性丰沛的感性与直觉，并不等于肤浅。好的感觉，定有一种思想在里面。在很多时候，恰恰是未被理性规整过的东西更能奇妙地直抵本质。

女性作家的作品，写“我”的多，以第一人称写的多，写个人体验的多。她们借这种看似“小”的题材与角度，表达一种深

层的、乃至形而上的关切。陈染在她的小说《私人生活》一书出版以后，不堪误解之苦。针对某些格调低下的批评，她不得不为自己作些解释。她说：诸如孤独意识、空虚感、物欲等人类的精神困境问题，既是个人的，也是每个个体共同面临的，因此它十分宏大。事实上，陈染的作品，即使是随笔小品文，都无不透出一种对于人生根本问题的困惑，以及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痴心探究。她的努力又十分自然，看得出是一个敏感而有悟性的心灵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做作的故作深沉，更未堆砌一些抽象概念来唬唬门外汉。

一切文学作品都烙着作者的特殊印记。千奇百怪、光怪陆离的书中世界，都是经由作者自我的梳理而构筑起来的。我无从想象一种仿佛与任何主观都不发生联系的文学。没有内在的来源，没有自己的视角，看似洞观一切，实则游离一切，这样的作品一定没有打动人的力量。所以杜拉斯说：书的主题，永远是自我。“小我”即是“大我”。

同样是写“我”，女性作家们写出来的东西却十分不同。可以有琐细时髦的小女人经，也可以有宽容敦厚的慈母情怀；可以有激情万丈的宣泄，也会有冷峻的白描与洞察。在我看来，不管方式或角度有什么差异，最重要的是一种坦然的观照自我的心态，对于世事的适当态度。

这一点很难达到。

极少有男作家专门著文来阐述与自己的性别有关的问题，而几乎所有的女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受着“性别之累”。对于写作者来说，对性别的态度几乎会影响到他们看世界的眼光，影响他们写作题材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关乎他们能否真正自由地写作。

女性之美，自古以来即受到人们的歌颂赞美；而女性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却一直倍受怀疑，长期以来，这已经沉积成一种沉重

的阴影，使女性尤其是女性作家感到不能自由抒发心灵的痛苦，不能坦然书写的压抑。斯妤就这么写道：“我似乎不够从容，不能够做到面对他人怀疑猜测的目光，仍旧能够自由自在，谈笑风生。”女性作家不得不在提防中写作，因为身后总有那么多挑剔求疵的眼睛；不得不拣选出一些看来无伤大雅的感觉，以避免恶意狭隘的攻讦。在她们思考与感受的路途中，要绕过那么多的暗礁与陷阱，结果是流畅被切割，整体被撕扯成片断。而性别，几乎成了写作的一种负担！

于是，有的女性作家选择了勇敢。她们不加掩饰地大胆披露或塑造一些令人瞠目的经历或感受，描述时又唯恐语焉不详，几乎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更多的女作家却选择了回避：要么顺从自小就接受的男性话语方式及价值观，要么超乎男女性别之上，以“无我”来与自己不愿顺从的力量相对抗。善于反思女性作家之苦衷的徐坤直言不讳：“我不会轻易地袒露我的性别，更不会轻易地把它描摹出来。”因为她理智地看到：“女作家要想免遭伤害，要想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变得持久，就不得不精心隐匿起自己的性别，以一种‘超性别’的游戏与这个男权文化周旋。”但事实上又有谁能真正超越性别？更何况，她这里的超性别，不同于游戏般的女扮男装，而是愤世嫉俗的削发为尼！

而愤激不平之心对写作的损害也不可低估。沃尔夫认为这种情绪能败坏一个人写作的质量，给本来善于捕捉并描摹世界的那双眼睛罩上一层阴霾。她认为在《简·爱》中，夏洛蒂·勃朗特“并不想去解决那些人生问题，她甚至根本就没有察觉那些问题的存在，她的全部力量都投入了这样一种断言之中：‘我爱’、‘我恨’、‘我受苦’”。本来，夏洛蒂·勃朗特有她特别的文学天赋，但这暴风雨般的爱与恨围限了她的视野，使她离开了小说而去写她个人的悲苦，本应从舒展心灵中自由淌出的文字不知不觉

地成了某种牺牲品。

“我羡慕那些用肢体和皮肤写作的女人”，徐坤由衷地叹道。能这样写作的女人，其大脑尚未被理性驯化，其感觉仍能流畅抒发，她们是幸运儿。然而仅能这样写作的女人又是有缺憾的。真正好的女性写作，应该能在感性语言中触及一种根本的状态，在芜杂的现象中看到某种本质，而不是停留在感觉本身。这种写作可以显得单纯，但这种单纯本身就是一种深刻，一种力量，一种博大，一种极致。

自觉的女性作家，在意识到自我与写作之间的隔阂时，是痛苦的。但我认为，女性天生具有的那种温和宽容与乐观，是一剂良药，至少能缓和这种断裂所引致的疼痛。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在这本集子里，触摸到一颗颗特色鲜明而同样富有吸引力的灵魂，读到这么多优美而意味深长的文字。

不管人们为什么写作，写作都会给写作者一种特别的魅力。姑且不提男作家们受女人之爱慕多么司空见惯，连杜拉斯在成了七十岁老嫗之时，仍受到年轻男人的纠缠，使她不得不承认：“男人喜欢女人写作。因为一个作家，就是一片不可理解的奇异土地。”试着设想一下你是男人，你很可能也会喜欢一个安静而内心充满激情，对现实生活抱有细致的理解，同时又富于想象力的独特女性吧？

“女性的声音在阴影里几千年凝固不动，现在它开始由细小变得响亮，它们从窃窃私语的房间来到蓝天之下，迈着一种特别的步伐。”这美妙的声音，这期待着被理解被感受的文字，其实是一双双性灵的眼睛，能与它们对视并直达其意蕴深处的，会是什么样的解读者？

目 录

郭 红

1 序：女性的声音

陈 染

- 1 独自漫游
- 4 我的“个人化”
- 7 表演悲剧
- 10 神不守舍
- 12 独自在家
- 16 上帝在厕所里
- 21 心脏后部
- 29 荒谬与交谈
- 32 炮仗炸碎冬梦
- 41 挺住意味着一切
- 46 逝去的声音

毕淑敏

- 51 提醒幸福
- 55 珍惜愤怒

- 57 母亲无节
- 59 婚姻鞋
- 62 性别按钮
- 68 钱的极点
- 70 喜欢文学，比较地不容易犯罪

林 白

- 73 语词：以血代墨
- 74 猜想大麻
- 76 置身于一座草原城市
- 78 炸掉“思想者”
- 80 德尔沃的月光
- 81 在黑暗中进入戏剧
- 84 怀想水稻
- 87 睡眠
- 89 逝去的电影
- 91 另一种唯美

张抗抗

- 94 写作的女人
- 98 以思想悦己
- 100 女人的极地
- 104 女人为什么不快乐
- 108 柔弱与柔韧
- 110 女人说话
- 115 女人和“榆钱”
- 118 金丝雀

- 120 忌“妒”
- 124 性骚扰与性引诱

斯 妤

- 128 心的形式
- 135 写作的女人
- 137 源于内心
- 139 静物
- 141 年头岁尾
- 143 大眼睛，小眼睛
- 146 开始
- 148 语言：背弃与钟爱
- 150 语言魔方
- 153 理想生活
- 155 感觉与经历
- 157 旅行袋里的故事

徐 坤

- 162 女性写作与写作着的女性
- 167 一唱三叹
- 175 性别之累
- 178 抚摸的纯粹感觉
- 180 谁是“霸王”谁是“姬”
- 184 贤内助与女强人
- 187 最美丽的女人
- 190 女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陈祖芬

- 197 在英国坐火车
- 199 大皮鞋
- 202 我家的木头与石头
- 206 青年就是 GO!
- 208 爸爸
- 215 女人不能生病
- 217 绝活绝唱
- 221 神林先生

程璎眉

- 224 我们为什么而活
- 227 男人不败
- 229 女人水性梅花
- 232 程看男人
- 236 “名人”与“明人”
- 239 士为谁死，女为谁容
- 242 原装与包装
- 246 城市游荡
- 249 古今难题

扬之水

- 252 风波不信菱枝弱
- 255 世间已无林徽因
- 257 此情可待成追忆
- 259 依旧野花野菜
- 261 世纪初的“开心果女郎”

-
- 266 纯净与纤丽的世界
274 虹有两只脚
276 都市里的土著

韩小蕙

- 279 得与失
282 不忍
287 怜悯断想
293 也说善良
297 欢喜佛境界
307 为你祝福

杜 丽

- 315 女人的垃圾
319 美好的敌人
325 青春期
327 秀发飘散
333 倾斜的女人
340 有一种颜色叫铭黄
343 来自沉默的伤害

舒可文

- 347 速度没头脑，怀旧不高兴
351 两手空空，握不住一滴眼泪
353 杜拉丝，说出来吧！
356 这里的节日静悄悄
360 生日：面条？蛋糕？

361 不看门道看热闹

363 旗袍与刘非

高原新

365 随想张爱玲

369 不以婚嫁论女人

371 燃烧的快乐

374 入乡随俗与回乡随俗

彭明艳

377 北方的母亲

379 走过都市

陈 染

陈染，1962年4月出生于北京。幼年学习音乐。1986年大学毕业。曾在北京做过四年半的大学中文系教师，后调入作家出版社做编辑工作。

陈染已出版主要小说专集：《纸片儿》、《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独语人》、《在禁中守望》、《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以及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散文集《断片残简》和《陈染文集》一、二、三、四卷。她的部分短篇小说在英、美、德、日等国家出版和评介。

独自漫游

近一时期，“隐居情结”不断在我的小说里闪现。我总是想象自己在一个远离故土的亚热带小镇安居，对城市生活的记忆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益淡漠。我知道我的身体还没有出现任何衰老的征兆，但我的心已经完完全全地开始了老人般的沉思默想的生活。我不再有新鲜感，对世事亦不再感到不可思议。所有的未来其实都是过去。但我并不觉得生活的冰冷和绝望，我只是像缓慢无声的流水在时间这个庞大无形的容器里舒展而行。

这种水一样随和的生活态度，是一种无所谓的境界。而这种无所谓，其实是最大的自我克制才能够达到的境界。

我不知道这心境是从何时开始。

很久以来，我不喜欢盛大的聚会，也不喜欢交谈。交谈是没有结果的。早年我曾那么热爱交谈，无论是坐在一起娓娓道来，絮絮而谈；还是与远方的友人书信来去，纸墨传声。我曾信奉言词即是道路，曾对此兴味十足，乐此不疲很多年之久。现在，我只还保留着一种交谈，而余下许多种交谈我觉得都是徒劳的事情。

有一天傍晚，我十分沉重地在街上漫走。正是夏季闷热的时候，林荫路上茂密的树叶用一种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巨大的否定态度，一动不动拒绝摇晃。没有风的空间，时间仿佛也窒息了，空气里全是虚无。

在这个充满各种各样浮闹喧哗噪音的尘世裂缝中，我要求自己的精神尽可能保持安谧，仿佛在身体的四周围裹了一圈玻璃，没有嘈杂之声可以渗透进来。我像以往一样，依然专注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埋头独自走路，以感觉自己在活着。我一边无目的地漫走，一边回顾我活过的三十年里曾经有过的愿望：

——拥有一间如伍尔夫所说的“自己的屋子”，用来读书、写作和完成我每日必需的大脑与心的交谈，也用来消化外边那些弥漫的污浊与谎言，然后把它们丢进字纸篓中，再扔到外边去；拥有不用很多的金钱，以供我清淡的衣食薄茶和购买书籍；拥有一些不被别人注意和妨碍的自由，可以站立在人群之外，眺望人的内心，保持住独自思索的姿势，从事内在的、外人看不见的自我斗争……

作为一个作家，这愿望，应该说并不算太高，并不算太奢华，然而我始终难以如愿。

十余年来，我在中国文学主流之外的边缘小道上吃力行走，孤独是自然而然的。应该说，我不算是一个更多地为时代的脉搏

和场景的变更所纷扰、所侵噬的作家类型。我努力使自己沉静，保持着内省的姿势，思悟作为一个人自身的价值，寻索着人类精神的家园。但是，今天我终于感到周身不能自己地浮起些许的躁动，无论我如何保持冷默静观，都不得不感到我正面临一种从未有过的困惑。这使我再一次在心中默默印证弗兰茨·卡夫卡说过的那句话——真正的道路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事实：一方面是严肃的学人、作家、艺术家深深的孤寂，另一方面是群众文化娱乐与文化企业深深的倾斜与堕落，伪装的文化乐园正在一步步破坏、毁灭、吞噬着真正的文化与艺术……

我清晰地看到，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真正的作家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窘境的时候，正在人群不断地发出“思想值多少钱一斤”的时候，我无疑成为了一个少数人中的少数人。

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是我的成长期抑或成人后的任何阶段，我永远都无能为力地以少数派的姿态存在。幸好，我并不为自己身处少数人这一尴尬地位而自卑，恰恰相反，我始终以为浴缸中那些覆盖整个水面的爽身泡沫并不能洗掉身上的污渍，而倒是涂抹在身体上的那少少的几滴浴液清洗剂起着本质的作用。多数人很多时候就是那茂盛的泡沫，是一种虚弱而空洞的力量。能够在较长时间里以及在较高的层次上，安于寂寞，我以为才是真正的力量。

所以，独自承担自己这一漫长处境的习惯，早已使我适应了孤身走路，我喜欢沿着经线和纬线，以一个陌生人的样子，走过一片片旷无人烟的秃岭和荒原，寻找一处自己的家乡。那个遥远的去处也许会被人们称做乌托邦——一个没有的地方。

我不打算到达哪儿，做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陌生者独自漫游